

漢書門		九四	函號類
二	十一	〇	
四	二	一	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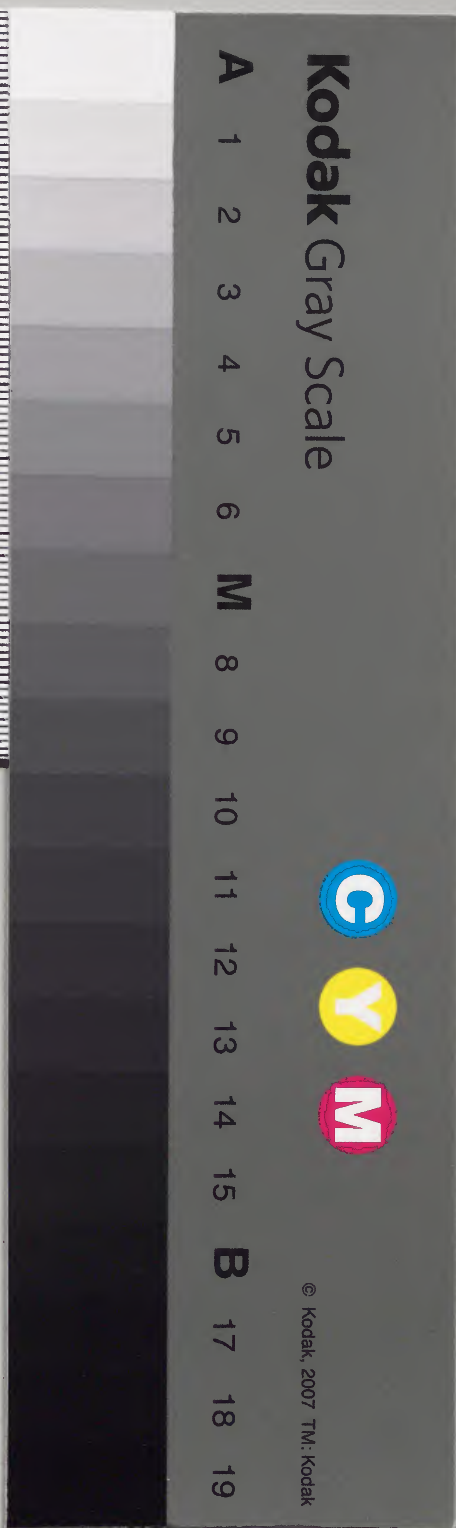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書
亥	九四	〇
函	二四	一
二	七	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0
冊數	24 ( 8 )
函號	298 256

五經朱子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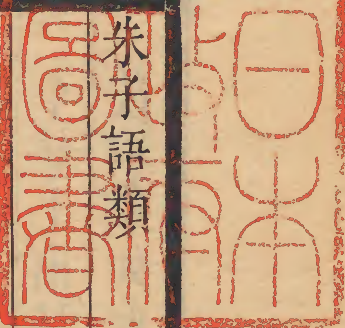
易子西易子五  
易子六易子七

重編八





淺草文庫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吳光國叅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易二十四

下經四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晏淵錄  
萃象辭

順天命說道理時彷彿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  
不如此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那



以天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他這象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裡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

晏淵錄  
萃象傳

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預爲之備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出於地上則是水盛長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沈儻錄  
萃象傳

不知如何地說箇一握底句出來

晏淵錄  
萃初六爻辭

孚乃利用禴說如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聖人說箇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

晏淵錄  
萃六二爻辭并論升卦九二爻辭

問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又曰王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於廟又爲人不能聚已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



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

董銖錄  
萃九五爻辭并論象辭

問九五一爻亦似甚好而反云未光也是如何日見不得讀易似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強說便至鑿了

林學履錄  
萃九五爻辭

升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箇南如看命人虛拱底說話

劉礪錄  
升象辭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無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必死矣

萬人傑錄  
升象傳

地中生木升汪文嘗云曾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近日學者才相踈便都休了

黃雷錄  
升象傳

元德問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亨字古文無享字所謂亨享烹只是通用又曰乾元亨利貞屯之元亨利貞只一般聖人借此四字論乾之德本非四件事也

潘時舉錄  
升六四爻辭



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想不到得如

伊川說

晏淵錄  
升六四爻辭

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  
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  
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剝否睽  
皆是不好卦只有剝卦分明是剝所以分曉困卦  
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其大意亦可  
見又曰看易不當更去卦爻中尋求道理當如何  
處置這箇與人卜筮以決疑惑若道理當為固是  
便為之若道理不當為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却

是有一樣事或吉或凶成兩岐道理處置不得所  
以用占若是放火殺人此等事終不可為不成也  
去占又如做官賊污邪僻由徑求進不成也去占

沈備錄

困  
錄中如蹇剝否睽皆是不好卦句下林學履錄云  
却不好得分明故易曉錄中困卦是箇進退不得  
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學履錄云困卦是  
極不好卦所以卦辭亦恁地不好難曉  
不失其所亨這句自是說得好

晏淵錄  
困象傳

李敬子問致命遂志曰致命如論語見危授命與士  
見危致命之義一般是送這命與他自家但遂志  
循義都不管生死不顧身命猶言置死生於度外



也

沈簡錄  
困象傳

池本云澤无木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見危授命皆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

問譬困於株木如何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譬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如何曰恐說譬字不去

林學履錄  
困初六爻辭

問困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曰他得中正又似取无應而心專一底意思

林學履錄  
困九二九五爻辭

問困於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如何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為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人不好底意思是因好物而困也酒食饜飫亦如此又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何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在

林學履錄  
困九二爻辭象傳

問朱緩方來利用亨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



呂彙錄

困九二爻辭

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通某之精力只推得到這裏

晏淵錄

困九二爻辭

祭祀亨祀想只說箇祭祀無那自家活人却亨他人祭之說

晏淵錄

困九二爻辭

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為妻

晏淵錄

困六三爻辭

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

晏淵錄

井

井是那掇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

晏淵錄

井象辭

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汔至作一句亦未繙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謂幾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

林學履錄

井象辭

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而却有瓶瓶目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恐是桔槔之



類曰亦恐是如此又云禾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  
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

晏淵錄  
井象傳

用之問木上有水井曰巽在坎下便是木在下面漲  
得水上来來如桶中盛得兩斗水若將大一斗之  
木沉在水底則木上之水亦長一斗便是此義如  
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水  
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菖蒲葉每晨葉葉尾皆  
有水如珠顆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問如此  
則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  
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

取象如此用之又問程子汲水桶之說是否曰不  
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漲上那水若作汲桶則  
解不通矣且與後面羸其瓶凶之說不相合也

沈憫錄  
井象傳

錄中皆有水如珠顆池本作皆潮水珠錄中非露  
水也下池本云或云嘗見野老說芋葉尾每早亦  
含水珠須日出晒乾則無害若太陽未照為物所  
挨落則芋實焦枯無味或生虫此亦菖蒲潮水之  
類爾曰然林學履錄峇錄中學履又注云後親問  
先生先生云不曾說木在下面漲得水來這箇話  
是別人說不  
是義理如此

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一句鮒蝦蟆也遂說井  
有蝦蟆之象木上有水井☵☵云上前兩足五頭也  
四眼也三與二身也初後兩足也其穿鑿一至於



此某嘗謂之曰審如此則此卦當爲蝦蟆卦方可如何却謂之井卦

輔廣錄  
井九二爻辭

鮒程沙隨以爲蝸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

晏淵錄  
井九二爻辭

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

晏淵錄  
井九三爻辭

若非王明則無以收拾人才

晏淵錄  
井九三爻辭

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

晏淵錄  
井上六爻辭

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曰意則一但變韻而升之爾

林學履錄  
革象傳

問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恁地

林學履錄  
革象傳

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



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曆明時林艾軒說因革卦得曆法云曆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曾推得那曆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曆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曆明時非謂曆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曆明時底道理

晏淵錄  
革象傳

澤中有火革蓋言陰陽相勝後故聖人治曆明時向林艾軒嘗言聖人於革著治曆者蓋曆必有差須時改革方得此不然天度固必有差須在吾術中始得如度幾年當差一分便就此添一分去乃是

又云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溢則必後天稍闕則必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

晏淵錄  
革象傳

澤中有火自與治曆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些意思便說

晏淵錄  
革象傳

鄭少梅解革卦以為風爐亦解得好初爻為爐底二爻為爐眼三四五爻是爐腰處上爻是爐口

不知何氏錄  
革爻辭

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



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爲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爲新事矣故漸漸好曰然又云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是到這處方變了

林學履錄  
革爻辭

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裏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晏淵錄  
革九三爻辭

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曰豈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

是空穀子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箇裏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鑪鞴相似補底只是錮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或曰孟子說得恁地想見做出來應是新人耳目曰想亦只是從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起看他三四次只恁地說又曰如那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意思孟子都無這便是氣籠處又曰未見得做得與做不得只說著教人歡喜



胡沫錄  
革九五上六爻辭  
沈僴錄云因說革卦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  
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  
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錮鑑  
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  
止補苴罅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是如此孟子  
所說王政其効之速如此想見做出來好看只是  
大麓些又少些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底意思或曰  
不知他如何做曰須是從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鷄  
豚桑麻處做起兩三番如此說想不過只是如此做

說

晏淵錄  
革九五爻辭

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尙其占

朱子語類 易二十四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沈 偉參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易二十五

下經五

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  
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  
凝住那天之命如所謂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晏淵錄  
鼎象傳



用之解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能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扑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或言浙中諸公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是與他轉一轉了却因轉處與他做教好曰便是浙中近來有一般議論如此若只管如此存心未必真有益先和自家心術壞了聖賢做事只說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著些權變機械方

喚做做事又况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却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光明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令自家心先正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逐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今於在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先要理會新民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却便先萌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是此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今未曾理會得正心修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曾理會自



已上事業便先要開物成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事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貨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勿欲勿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要切之言及孟敬子問之惟在於辭氣容貌之間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高弟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乃皆在於此是豈遺其遠者大者而徒告以近者小者耶是必有在矣某今病得十生九死已前數年見浙中一般議論如此亦嘗竭其區區之力欲障其末流而徒勤無益不知瞋目以後又怎麼生可畏可歎

沈儻錄  
鼎初六爻辭

得妾以其子得妾是無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利出否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爲王公在喪之稱者恐不然



晏淵錄  
鼎初六爻辭

問鼎耳革是如何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無耳則動移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

林學履錄  
鼎九三爻辭

刑剗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

晏淵錄  
鼎九四爻辭

六五金鉉只爲上巳當玉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來當金鉉蓋推排到這裏無去處了

晏淵錄  
鼎六五爻辭

震亨止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後面出可以爲宗廟社

稷又作一項看震便自是亨震來虩虩是恐懼顧

慮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不喪匕鬯文王

語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長子事文王之語

簡重精切孔子之言方始條暢須拆開看方得

劉礪錄  
震象辭

言人常似那震來時兢兢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

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晏淵錄  
震象辭

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器之事未必象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方



說

不知何氏錄

震象辭

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

震象辭

震六二不甚可曉大槩是喪了貨貝又彼人趕上高處去只當固守便好六五是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上六不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无咎然亦不免他人語言

劉礪錄

震六二六五上六爻辭

億喪貝有以億作噫字解底

曼淵錄

震六二爻辭

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九不相與內不見已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

曼淵錄

艮卦是箇最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艮之象也艮居外卦者入而皆吉惟蒙卦半吉半凶如賁之上九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大畜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蠱上九不事王侯志可則也頤上九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損上九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艮卦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蒙卦上九擊蒙不利為不利禦寇雖小不利然卦爻亦自好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



只要恰好不要太過太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其所以擊蒙之道如人合噤十五棒若只決他十五棒則彼亦無辭而足以禦寇若再加五棒則太過而反害人矣為寇者為人之害也禦寇者止人之害也如人有疾病醫者用藥對病則彼足以祛病而我亦得為醫之道若藥不對病則反害他人而我亦失為醫之道矣所以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惟如此則上下兩順而無害也

沈儻錄

錄中艮居外卦者入而皆吉劉彞錄云居八卦之上凡上九爻皆好

伯豐問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艮內外皆止是內止

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此意如何曰何故恁地說因論艮其背象云止其所便是解艮其背蓋人之四肢皆能運轉惟背不動止其所之義也程傳解作止於所不見恐未安若是天下之事皆止其所已何與焉人亦何與焉此所謂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問莫是舜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否曰不相似如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眾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也又云艮其背靜而止也行其庭動而止也萬物皆止其所只有理而已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因論象象文言解得易



直是分曉精密但學者虛心讀之便自可見如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解聖人作而萬物觀之類是也爻辭只是占得此卦爻之辭看作何用謂如屯卦之利建侯屯自是卦畫何嘗有建侯意思如晉文公占之便有用也又如王用亨于岐山亨字合作享字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以此推之皆可見矣

萬人傑錄  
艮象辭

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

晏淵錄  
艮象辭

趙共甫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曰不見有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曰不見有人也曰不見有身不見有人所見者何物曰只是此理

王過錄  
艮象辭

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著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象辭解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這依舊只是就艮其背邊說下來不是內不見已外不見人這



兩卦各自是一箇物不相秋採

畏淵錄  
艮象辭

艮其背不獲其身只是道理所當止處不見自家  
已不見利不見害不見痛痒只見道理如古人殺  
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見道理所當止處故不見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  
處置皆不見是張三與是李四問易傳說艮其背  
是止於所不見曰伊川之意如說閑邪存誠如所  
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畱聰  
明淫樂厲禮不接心術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  
未必是如此伯恭又錯會伊川之意謂止於所不

見者眼雖見而心不見恐無此理伊川之意却不  
如此劉公度問老子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  
程子之意否曰老子之意是要得使人不見故溫  
公解此一段認得老子本意聖人之治虛其心是  
要得人無思無欲實其腹是要得人充飽弱其志  
是要得人不爭強其骨是要得人作勞後人解得  
皆過高了

竇從周錄字文卿丹陽人丙午以後  
所聞先生五十七歲池錄十四卷中  
艮象辭  
錄中不見利不見害不見痛痒李方子錄云也不  
知是疼不知是痛不知是利不知是害錄中皆是  
見道理所當止處六句襲蓋卿錄云但見義理之  
當止不見吾之身但見義理之當為不知為張三  
李四錄中只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置二句方



子錄云只見道理不見那人錄中淫樂慝禮不接  
心術句下蓋卿錄云凡可欲者皆置在背後之意  
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欽夫謂當去之際二字  
今按易傳已無之際二字錄中是程子之意否曰  
方下錄云溫公解云不見錄中認得老子本意句不  
見與上文不貴難得之貨相似錄中是要得人無  
思無欲方子錄云是使之無思筭無計較錄中實  
其腹二句方子錄云是使之充飽無餒錄中要得  
並作使之錄末後人解得皆過高了方子錄云溫  
公之說止于如此後人推得太高此皆是言聖人  
治天下與易傳之言不同又林學履錄云通書云  
背非見也亦似伊川說止非爲也亦不是易本意  
語錄中有云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  
他這裏却看得止字好

良其背背字是止字象中分明言良其止其所也  
又言良其背一句是腦故象中言是以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四句只畧對

李方子錄

良象辭  
錄中止其所也句下實  
從周錄云極解得好

良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  
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

廖德明錄  
良象辭

因說不獲其身曰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  
之當止不得見此身之爲利爲害才將此身預其  
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者只爲不見身方能如此

林學履云  
良象辭

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身已不得又曰



欲出於身人才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已去對副  
他若無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  
又曰伊川解艮其背一段若別做一段看却好只  
是移放易上說便難通須費心力口舌方始說得  
出又曰上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各  
止其所又曰明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  
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其所當止也如爲  
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  
爲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  
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

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則不獲其身處便  
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越難說只做止其所  
止更不費力

葉賀孫錄  
艮象辭

守約問易傳艮其背之義曰此說似差了不可曉若  
據夫子說止其所也只是物各有所止之意伊川  
又却於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自說得分明恐上  
面是失點檢

錢木之錄  
艮象辭程傳

易傳艮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止於所  
不見無欲以亂其心不獲其身者蓋外既無非禮



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己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慢惰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易中只是說艮其止止其所人之四肢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答橫渠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又是一說不知伊川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却解艮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通書之說却與伊川同也或問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與艮其背之說何如曰老氏之說非爲自家不見可欲看他上文皆

是使民人如此如虛其心亦是使他無思無欲實其腹亦是使他飽滿溫公注如此解蔡文說不然又曰艮其背看伊川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今人又說得深少間恐便走作如釋老氏之說屏去外物也又因說止於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常去防閑他不成道我恁地了便一向去事物裏面滾

葉賀孫錄  
艮象辭程傳

問易傳云止於其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又云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切恐外物無有絕而不接之理若拘拘然務絕乎物而求



以不亂其心是在我都無所守而外爲物所動則奈何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者用力

蕭佐錄  
艮象辭程傳

問伊川艮其背傳看來所謂止者正謂應事接物之時各得其所也今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於物則是無所見無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時是全無可止之處矣曰這處無不見底意思周先生也恁地說是它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但看孔子釋象之辭云艮其止止其所也蓋此一句卽是說艮其背人身皆動惟背不動這

便是所當止處此句伊川却說得好若移此處說

它腦子便無許多勞攘

林夔孫錄  
艮象辭程傳

問伊川曰止於所不見則須遺外事物使其心如寒灰槁木而後可得無與釋氏所謂面壁工夫者類乎竊謂背者不動也艮其背者謂止於不動之地也心能不爲事物所動則雖處紛拏之地事物在前此心淡然不爲之累雖見猶不見如好色美物人固有觀之而若無者非以其心不爲之動乎易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意或以此先生批云艮其背下面象傳云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



相與也解得也極分明程傳於此說亦已得之不知前面何故却如此說今移其所解傳文之意上解經文則自無可疑矣經作背傳作止蓋以止解背義或是一處有誤字也

李杞錄字良仲平江人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錄二十一卷中良象辭程傳

問伊川解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說如何曰只外物不接意思亦難理會尋常如何說這句某詳伊川之意當與人交之時只見道理合當止處外物之私意不接於我曰某嘗問伯恭來伯恭之意亦如此然據某所見伊川之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

底意思問先生如何解行其庭不見其人曰如在此坐只見道理不見許多人是也曰如此則與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不協曰固是不協伊川此處說恐有可疑處看象辭良其止止其所也此便是釋良其背之文良其止便是引良其背經文或背字誤作止字或止字誤作背字或以止字解背字不可知伊川於此下解云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意却最解得分明良其背恐當只如此說萬物各有所止着自家私意不得良其背不獲其身不見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只見道理不見他



人也

張洽錄  
艮象辭程傳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  
是動中之止伊川云內欲不萌外欲不接如是而  
止乃得其止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否曰然此段分  
作兩截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  
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  
而止矣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  
此三句乃艮其背之効驗所以象辭先說止其所  
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也又問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指

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就人事所為而言曰然時  
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此段工夫  
全在艮其背上人多是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  
是了行其庭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

林學履錄  
艮象辭程傳

艮云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始須如此視箴中知言說  
誓而養之終日順從心此亦是始終之道

楊方錄  
艮象辭程傳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止固是止然行而不失其正乃  
所以為止也



沈備錄  
艮象傳

錄中止固是止池本作行固非止錄中然行而不失其正池本作行而不失其理

問艮之象何以爲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林學履錄  
艮象傳

易傳云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說甚當至謂艮其背爲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據象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

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卽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已無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伯豐問如舜禹不與如何曰亦近之繼曰未似其遺書中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此氣象大槩看易須謹守象象之言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後人看得不子細好用已意解得不是若是虛心去熟看便自見如乾九五文言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夫子因何於此說此數句只是解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覩字分明解出見字聖人作便是飛  
龍在天萬物覩便是人見之如占得此爻則利於  
見大人也九二見龍在田亦是在下賢德已著之  
人雖未爲世用然天下已知其文明亦是他人利  
見之非是此兩爻自利相見凡易中利者多爲占  
得者設蓋活人方有利不利若是卦畫何利之有  
屯卦言利建侯屯只是卦如何去利建侯蓋是占  
得此卦者之利耳晉文公占得屯豫皆得此辭後  
果能得國若常人占得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道

理但古者占卜立君卜大遷是事體重者故爻辭  
以其重者言之又問屯何以利建侯曰屯之初爻  
以貴下賤有得民之象故其爻辭復云利建侯又  
問如何便是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曰自有此道  
理如世之抽籤者尚多有與所占之事相契又曰  
何以見得易專爲占筮之用如玉用亨于岐山于  
西山皆是亨字古字多通用若卜人君欲祭山川  
占得此卽吉公用亨于天子若諸侯占得此卦則  
利於近天子耳凡占若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卽  
用爻辭斷之萬一占病却得利建侯又須別於卦  
象上討義正淳謂二五相應二五不相應如何曰



若得應爻則所祈望之人所指望之事皆相應如  
人臣卽有得君之義不相應則亦然昔敬夫爲魏  
公占得睽之蹇六爻俱變此二卦名義自是不好  
李壽翁斷其占云用兵之人亦不得用兵講和之  
人亦不成講和睽上卦是離離爲甲冑爲戈兵有  
用兵之象却變爲坎坎險阻在前是兵不得用也  
兌爲口舌又悅也是講和之象却變爲艮艮土也  
是議和者亦無所成未幾魏公旣敗湯思退亦敗  
皆如所占

黃營錄  
艮象傳程傳

艮其限是截做兩段去

晏淵錄  
艮九三爻辭

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爲漸

林學履錄  
漸象傳

卦中有兩箇孕婦字不知如何取象不可曉

晏淵錄  
漸九三九五爻辭

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  
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  
宜婚嫁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  
要和合故用不同也

林學履錄  
漸九三爻辭

沈簡  
錄同



順相保也言須是上下同心協力相保聚方足以禦

寇

沈僴錄

漸九三象傳

兩終字伊川說未安

晏淵錄

歸妹象傳象傳程傳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

晏淵錄

歸妹象傳

朱子語類

易二十五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陳 琳叅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易二十六

下經六

豐亨王假之須是王假之了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  
到這箇日他更憂甚底王亦未有可憂宜照天下  
是貼底閑句

晏淵錄

豐象辭



或問豐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  
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  
自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解他日中則昃月盈  
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  
乎自是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  
違也問此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他忒豐大了  
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當  
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  
纖毫驕矜自滿之心卽敗矣所以此處極難崇寧  
中羣臣劄爲豐亨豫大之說當時某論某人曰當  
豐亨豫大之時而爲因陋就簡之說君臣上下動

以此藉口於是安意肆志無所不爲而大禍起矣  
沈憫錄  
豐象傳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天地  
是舉其大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  
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曰驟雨  
不終朝自不能久而况其小者乎又曰豐卦象許  
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  
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謹保守得日  
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  
危亾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奉盤水方得又曰  
須是謙抑貶損方可保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



醉酩離披時候如何不憂危謹畏宣政間有以奢  
侈爲言者小人却去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  
侈泰方得所以一面放肆如何得不亂王假之尙  
大也只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尙者大  
事耳

不知何氏錄  
豐象傳

仲思問動非明則無所之明非動則無所用曰徒明  
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  
向其行而已

章伯羽錄  
豐初九爻辭程傳

九三爻解得便順九四上六二爻不可曉看來聖人

不會九四上六爻文義又與三爻不同

不知何氏錄  
豐九三九四上六爻辭

問豐九四近幽暗之君所以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  
象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曰  
也是如此

林學蒙錄  
豐九四爻辭象傳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高大到  
於天際却只是自蔽障闊

林學蒙錄  
豐上六象傳  
錄末或作却自是  
自障礙晏淵錄同

不知聖人特地做一箇卦說這旅則甚



晏淵錄

旅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却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

旅事

晏淵錄

旅象傳  
資斧有做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無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

晏淵錄

旅九四爻辭  
旅六五上遠也不得如伊川說一矢亡之亡字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又曰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無人去解析得

林學蒙錄

旅六五爻辭  
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

晏淵錄

巽象傳  
問重巽重字之義曰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

沈備錄

巽象傳  
錄中詔令之入人三句林學履錄云如命令之丁寧告戒無所不至也

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為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曰



風便也是會入物事因言丘墓中棺木能番動皆是風吹蓋風在地中氣聚出地面又散了

不知何氏錄  
吳象傳

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吳為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不知何氏錄  
吳九二爻辭

九三頻吳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為无咎吳不是甚好底事九三別無伎倆只管今日吳了明日吳自是可吝

不知何氏錄  
吳九三爻辭

六四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吳於上下說說得較牽

強

不知何氏錄  
吳六四爻辭

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思

晏淵錄  
吳九五爻辭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為卜日之占模樣蠱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據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

不知何氏錄  
吳九五爻辭



先庚後庚是說那後面變了底一截

晏淵錄  
與九五爻辭

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辨這箇也好

晏淵錄  
兌象傳

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

晏淵錄  
兌象傳

九五只是上比於陰故有此戒

晏淵錄  
兌九五爻辭

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為眾祖考之精神而為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知何處有可立廟之義將是卦外立義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邪為復是下卦是坎有幽隱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邪曰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此卦未必是因此為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大抵這處都見不得

林學履錄  
渙象辭

問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否曰是居二為中若在下則是窮矣



林學履  
渙象傳

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穩却為是六三不喚做得位然而某這箇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無那隔驀兩爻底

晏淵錄  
渙象傳

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川說得那道理多了他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他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

晏淵錄  
渙象傳

渙奔其机以卦變言之九二自四來居二得中而不

窮所以為安如机之安也六四是自二往居四未為得位以其上同於五所以為得位象辭如此說未密若云六四上應上九為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四來居二之為安二之於四為得位是如何

林學蒙錄  
渙九二六四爻辭

奔其机也只是九來做二人事上說時是來就那安處

晏淵錄  
渙九二爻辭

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當渙者莫甚於已私其次須便渙散其小小羣隊合成其大其次



便渙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用於人其次便渙去  
患害但六四一爻未見其大好處今爻辭却說得  
恁地浩大皆不可曉

不知何氏錄  
渙六三六四九五上九爻辭

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己從人意思

不知何氏錄  
渙六三爻辭

老蘇云渙之九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  
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  
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  
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九四能渙小人之  
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

又善爲文章故此等說話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  
三爻是以渙濟渙也

楊道夫錄  
渙六四爻辭

渙其羣乃取老蘇之說是散了小小底羣隊併做一  
箇東坡所謂合小以爲大合大以爲一又曰如太  
祖之取蜀取江南皆是渙其羣渙有丘之義但不  
知四爻如何當得此義

不知何氏錄  
渙六四爻辭

渙其羣言散小羣做大羣如將小物事幾把解來合  
做一大把東坡說這一爻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  
會得文勢故說得合



晏淵錄  
渙六四爻辭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隊當散

晏淵錄  
渙九五爻辭并論六四爻辭

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

晏淵錄  
渙九五爻辭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

亦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于四體也

楊道夫錄  
渙九五爻辭

散居積須是在他正位方可

晏淵錄  
渙九五爻辭本義

渙王居无咎象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泥其句所以說得王居无咎差上了上九象亦自節了字則此何疑

不知何氏錄  
渙九五象傳

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又曰節便是阻節之意不知何氏錄節象傳



節卦大抵以當而通爲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  
坎爲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邪曰然又問觀  
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  
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雖苦而  
無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未至於  
節而預知所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  
反節三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  
不能節所以三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曰恁  
地說也說得然九二一爻看來甚好而反云凶終  
是解不穩

林學履錄  
節象傳爻辭

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沒去  
處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斲  
了更去不得這箇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  
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節初無人使他聖人則  
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脩道之謂教天秩有禮  
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無只是自然如此聖  
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指出來

晏淵錄  
節象傳

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  
在門庭則已稍去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  
主事



晏淵錄  
節初九九二爻辭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九二却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為恬退守節者乃以為凶何也先生沉思良久曰這處侵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只寫下少間自有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又曰時乎時不再來如何可失

不知何氏錄  
節九二爻辭

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不成人臣得

甘節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箇當節底

晏淵錄  
節六四九五爻辭



朱子語類

易二十六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吳苞孫參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易二十七

下經七

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曰伊川云存於中爲  
孚見於事爲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瓜從  
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抱  
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林學履錄

中孚

柔在內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則中實他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中孚伊川這二句說得好他只遇着這般齊整底便恁地說去若遇不齊整底便說不去

晏淵錄

中孚象傳

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波浪洶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日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又曰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信從乎風若溪湍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

他何

不知何氏錄

中孚象傳

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

晏淵錄

中孚象傳

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亦誠信之事故君子盡心於是曰聖人取象有不端確處如此之類今也只得恁地解但是不甚親切

不知何氏錄

中孚象傳

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



所以相應如此因云潔淨精微之謂易自是懸空  
說箇物在這裏初不惹着那實事某嘗謂說易如  
水上打毬這頭打來那頭又打去都不惹着水方  
得今人說都打入水裏去了

林學履錄

中孚九二爻辭

錄中某嘗謂說易如水上打毬至未胡泳錄云讀  
易如水面打毬不沾着水方得若着水便不活了  
今人都要按從泥裡去如何看得

鶴鳴子和亦不可曉好爵爾靡亦不知是說甚底繫  
辭中又說從別處去

晏淵錄

中孚九二爻辭

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曰某所以說中孚小過皆

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  
所以歌泣喜樂都無常也

林學履錄

中孚六三爻辭

小過是小事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

呂燾錄

小過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  
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伊川說那禪讓  
征伐也未說到這箇大槩都是那過低過小底飛  
鳥遺音雖不見得遺音是如何大槩且恁地說

晏淵錄

小過



飛鳥遺之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曰看這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鵬鳥之類

林學履錄  
小過象辭本義

小過小者過而亨不知小者是指甚物事

林學蒙錄  
小過象傳

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聲下來

林學履錄  
小過象傳

行過恭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

林學履錄  
小過象傳

問叶韻曰小過初六不可如何也六二臣不可過也

九三凶如何也自是叶了九四又轉韻若仍從平聲位不當也終不可長也便是叶了六五已上也上字作平聲上六已亢也便是平聲疑蓋十一唐中上字元平聲若從側聲但終不可長也長字作音仗則當字上字亢字皆叶矣皆在四十一樣韻中

不知何氏錄  
小過爻辭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

林學蒙錄  
小過初六爻辭

三爻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



而陽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

晏淵錄  
小過六二爻辭

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遇過

之疑亦當作弗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

同

晏淵錄  
小過九四上六爻辭并論九三爻辭

九四弗過遇之一句曉不得所以下兩句都沒討頭

處又曰此爻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說以長字為上

聲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勿用永貞是莫常常恁

地又曰莫一向要進

不知何氏錄  
小過九四爻辭象傳

終不可長也爻義未明此亦當闕

沈間錄  
小過九四象傳

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

晏淵錄  
小過六五爻辭

弋是俊壯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

晏淵錄  
小過六五爻辭

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亨只小小底正在亨通若能

戒懼得常似今日便好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伊川

意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亨小所以不分曉又曰若

將濟便只是不好去了

林學蒙  
既濟象辭



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時正觀之盛便向那不好去

晏淵錄  
既濟象辭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

晏淵錄  
既濟象辭

既濟初九義无咎也咎字上聲六二以中道也道亦

上聲音斗九三換平聲億字通入備字改作平聲

則音皮六四有所疑九五不如西隣之時又吉大

來也來字音黎上六何可久也久與已通已字平

聲為期

不知何氏錄  
既濟爻辭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

以證此爻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

皆恐是如此又曰漢去古未遠想見卜筮之書皆

存如漢文帝之占大橫庚庚都似左傳時人說話

又曰夏啓以光想是夏啓曾占得此卦

林學蒙錄  
既濟九三爻辭

問三年克之憊也言用兵是不得已以高宗之賢三

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曰言兵不可輕用也

林學履錄  
既濟九三象傳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

衣袽之象曰有所疑也便是不好底端倪自此已



露五殺牛則已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曰然時運到那裏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酌酌開花雜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

林學履錄

既濟六四爻辭象傳九五上六爻辭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麓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麓不解如此

晏淵錄

既濟六四爻辭

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

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

林學履錄

未濟象辭

一本注云黃士毅本記此段尤詳但今未見黃本

取孤為象上象頭下象尾

晏淵錄

未濟象辭

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蓋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

林學履錄

未濟象傳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六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



進所以正吉日也是如此大槩難曉某解也且備  
禮依衆人解說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大槩未  
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  
三未離坎體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上九  
又不好又曰濡首分明是狐過水而濡其首今象  
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嘗有人著書以象象文  
言爲非聖人之書只是而今也着與孔子分疏  
不知何氏錄  
未濟爻辭  
錄未句一本云只是似這  
處貴分疏所以有是說  
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  
模樣顛倒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爲无咎在此卦

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

晏淵錄  
未濟爻辭

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  
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  
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  
必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晏淵錄  
未濟初六九二爻辭

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  
字今且闕之

沈嗣錄  
未濟初六象傳

初六亦不知極也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至也



不知何氏錄  
未濟初六象傳

未濟九四與上九有字皆不可曉只得且依稀如此  
說又曰益損二卦說龜一卦在二爻一卦在五爻  
是顛倒此卦與既濟說伐鬼方亦顛倒不知是如  
何

林學蒙錄  
未濟九四上九爻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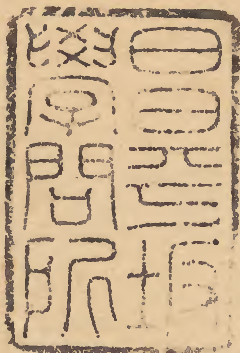
看來未濟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兩  
爻不如此六五謂其得中故以為吉上九有可濟  
時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亦云不吉更曉  
不得

林學蒙錄  
未濟六五上九爻辭

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  
者竊謂未濟則當寬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  
皆當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日也未見  
得是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  
無所用况又不得位所以如此

林學履錄  
未濟上九爻辭





朱子語類 易二十七終

天保辛卯

朱子語類



